

山西不想总走“煤”运 拟建一批循环经济项目

短期:给煤企减负,暂停提取两项煤炭资金。山西省 5 家煤炭上市公司均发出预增公告,共计预增 6.565 亿元

长期:全面推进以煤电一体化、煤焦化、煤气化为特征的循环经济项目和转型标杆项目。专家认为,重在落到实处。

山西省,得也煤炭工业,失也煤炭工业。7 月 30 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文介绍,“针对煤炭市场运行持续下行、经营困难的局面,山西省政府日前推出了 20 条《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》(下称“《措施》”),以促进煤炭产业转变发展方式,提升煤炭整体水平,实现多元发展,高碳资源低碳发展,黑色煤炭绿色发展,确保煤炭经济摆脱困境,稳定增长。”

对于《措施》,官方还用上了“经过广泛调研,全面审时度势”的字眼。专家认为,虽然《措施》用“近期”、“中期”和“长期”分别描述了“企业尽快摆脱困境”、“转变发展方式,加强安全生产”等的重要性,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振山西的经济,改变在全国经济增速排名中靠后的现状,同时,从长远改变经济上过于依赖煤炭工业的现状。

事实上,在 7 月 26 日山西省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该部门用“实属不易”来形容上半年山西 GDP 同比增长 90% 的成绩。

振兴煤炭经济 企业每吨煤少上缴 15 元

“煤炭”令山西省左右为难。山西省经济发展受益于煤炭开采,但过度开采使得环境污染和矿难事故不断,且煤炭资源现枯竭隐忧。早前的一项预测称,“2007 年到 2020 年,山西省 5 个大型煤炭集团公司将有 32

处矿井面临资源枯竭,生产能力衰减约 5400 万吨。”

雪上加霜的是,煤炭价格自 2012 年开始大跌,山西经济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终结,不仅煤炭企业效益下降,就连从来“不差钱”的山西部分县市也开始缺钱。以山西的柳林县为例,据报道,2012 年该县实现了 86 亿元财政收入,将 2013 年财政收入目标定位在 100 亿元,但今年上半年仅完成 433 亿元,同比下降了 12% 之多。

面对如此困局,山西省政府不得不出手援助,日前发布的 20 条《措施》,涉及近期、中期和远期 3 个层面,以解决当前的煤炭困境。据《措施》,就近期看,20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,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;20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,中国(太原)煤炭交易中心交易服务费减半收取;2013 年 8 月 1 日起,对省内实施煤电联营、煤电一体化和签订煤电长期合作协议等的发电企业,给予发电指标倾斜,鼓励其节省运力,节约成本,清洁高效,就近用煤。《措施》强调,“这些措施在一周内实施,一个月内落实到位。”

在国泰君安看来,短期来看,“最具实际意义”的恰恰就是《措施》中的第 1 条“暂停提取两项煤炭资金”。“自 2007 年 10 月起,山西省对其境内的煤炭开采企业,按原煤产量提取 10 元 / 吨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、5 元 / 吨的煤矿转产发展资金,两项煤炭资金共计 15 元 / 吨,未来 5 个月若暂停提取,将切实有效地减轻山西煤企的负担。”国泰君安分析。

国泰君安还认为,山西煤炭经济 20 条对山西煤企今年业绩“将有提振作用”。“暂停提取两项煤炭资金”的举措,将为山西煤企减少 6.25 元 / 吨的成本。若按 2012 年原

煤产量估算,西山煤电、山煤国际、阳泉煤业、潞安环能等企业今年节省的成本相当于 2012 年净利润的 8%-10% 左右。”该研报称,“对大同煤业的影响最大,相当于其 2012 年净利润的 25%。”

事实上,对于上述救市举措,山西省 5 家煤炭上市公司均发出预增公告,共计预增 6.565 亿元。其中,大同煤业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将增加 202 亿元,兰花科创预计增加约 3450 万元,阳泉煤业预增 18 亿元,山煤国际预增 4000 万元,潞安环能预增 2 亿元。

央企中煤能源也发布公告称,相关举措“将会降低该公司在山西地区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”。但该公司强调,“有关财务数据具体以公司届时公布的年度报告为准。”

减少煤炭依赖 拟建一批循环经济项目

在专家看来,山西提出煤炭救市举措在预料之中。一方面,短期看,山西仍离不开煤炭工业——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王守祯曾在 2011 年的全省煤炭工作会上表示,山西煤炭销售总收入 2015 年将努力突破 1 万亿元(山西去年已提前实现该目标);另一方面,随着企业盈利的不断增强,将进一步保证山西省的财政收入。

数据显示,上半年,山西省实现财政总收入 1572.3 亿元,同比增长 5.5%。从经济增速看,山西实现了同比 9% 的增长,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.4 个百分点。但横向比较天津、重庆等增长达 12% 以上的省市,山西的成绩只能用排名相对靠后来形容。对此,山西也在未雨绸缪,试图改变过度依赖煤炭的现状。

上述《措施》中的中期举措称,要着眼于优化企业发展环境,通过消费立税、优化资

产结构、改善上下游产业合作关系,有效地推进煤炭及相关行业协调发展。如按国家推行煤炭资源税改革的要求,对涉煤税费项目、标准进行全面清理,依法合规的予以保留,乱收费、乱摊派的一律取缔;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山西省煤炭企业的债务进行重新组合等。

长期看,要着眼于更新发展观念、转变发展方式,在加强安全生产、规范企业运行、深化改革发展的基础上,发展清洁高效、就地转化项目,实现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如大力发展现代煤炭清洁高效、就地转化项目,提高山西省的煤炭现代高端、就地转化能力等。

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此前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区域的发展离不开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。因此,山西的转型,要依据自身的实际条件。这就意味着,“在转型中,不能一味依赖上游开采业,但这不是说不再依赖煤炭。正确的方式是,要发展煤炭的全产业链条,打造煤化工,进而逐步衍生到发展其他产业。其实可以试点碳税,发展碳金融等新兴服务业。”

事实上,据山西省的官方数据,2012 年,山西省煤炭企业的非煤产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数据显示,全行业非煤投资 574 亿元,同比增长 26%;非煤收入 7744 亿元,同比增长 67%,同时,“一批以煤电一体化、煤焦化、煤气化、煤液化为特征的循环经济项目和转型标杆项目全面推进,煤炭转型跨越发展步入了快车道”。

不过,专家强调,山西能否真正转型、降低对煤炭的依赖还得看相关举措能否最终落到实处,并避免出现因经济放缓等因素放弃长远目标的情况。

(来源:国家经济地理网)

城市化与“田园经济学”

在当下的中国,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的进程快得惊人,一天一个样,三天大变样。人们借经济开放、城市改造之名,毫无节制地破旧立新,无休止地大拆大建,使城市的内涵在迅速发生根本的变化。

古往今来,大城市都是人工建造的庞大物体。当人们把大量的钢筋、混凝土无限制地注入大城市时,便注定了它不可能像自然物——水、空气和阳光那样自我循环,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呼吸来吐故纳新,而逐步向硬化、固化的方向发展。比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常住人口已经超过 2000 万,城很大、楼很高,人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土地和空间更是越来越小。楼宇之间的绿地,渐渐变成了停车场,那些如起的草坪,早被橡胶车轮磨得精光。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深圳、广州等皆是如此。

大城市的快速发展,从一定层面讲,是一件好事,它可以扩大内需,增加就业,但绝不是越大越好,越多越好,越快越好。《红楼梦》中说:“大有大的难处!”

城市学告诉我们,许多国家的实践证实,城市的发展,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,要有一定的限度,决不能任其无限扩展。

首先,城市的无度扩展,对古典建筑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。北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,很多古典建筑在新城的建设中灰飞烟灭。这种悲剧至今还在全国一幕幕地重演。

其次,人类是对自然界极具破坏力的物种,大城市的无度扩张,对自然界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。著名经济学家芒福德说过:大城市容易患“橡皮病”。所谓“橡皮病”,在医学上是指因为一种寄生虫侵入人体而形成的疾病。此症状的特点是肢体逐渐肥胖、臃肿起来,直至溃疡、腐烂。

再次,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,运作复杂而又脆弱,常常因为管理不善、技术失灵、操作失误、人为破坏等原因,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这就是西方所说的“墨菲法则效应”。

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曾说过:城市就整体而言是一种耗散结构,它需要从外界输入各种各样食品、燃料和原材料,同时也不断地输出大量的“废物”。城市输出的“废物”是城市难以避免的污染源头。城市污染包括:固体废物污染(内含各种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废旧电子产品垃圾等)、大气污染、阳光污染、水污染、声光电磁污染等。在大城市周围,经常涌现出一座座的“垃圾山”,这些“垃圾山”天天在扩展和扩散,逐步把城市包围起来,并持续不断地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。在城市的污染中,水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据了解,中国多数城市里的水质,让人心生疑虑。

所有这些污染,如同无数把“利剑”,高悬在城市的上空、渗透在城市的中间、密布在城市的周边,交相作用,持续不断,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带来有形和无形的莫大(博客·微博)威胁。例如,今年上半年中国诸多城市出现

的雾霾天气,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气严重污染种下的恶果。再如,因为污染,导致许多新的传染病滋生,而且很容易蔓延,蔓延开来又难以控制。又如,城市车多,除不断散发的尾气污染城市空气外,因堵车而发生的车祸,屡见不鲜,屡戒不止,每年因车祸而死伤的人口数以万计。还如,近些年来,许多城市因排水不畅,大雨成灾,城市变成“泽国”,殃及黎民百姓。更有甚者,一旦发生地震,连逃生的地方都难找。

当前,正是中国城市建设方兴未艾的时期,很多地方紧锣密鼓地大搞城市化运动。诸如,改造老城市,开发新城区;大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和目标。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,随着城市建设和更新的大规模推进,中国先后就有 180 多个大城市提出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”的计划;中等城市大踏步向大城市迈进;小城市不断扩充领地,加大投入,向中等城市进发;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集镇,也在不惜工本,不计后果,大兴土木,毁坏大片农田、林木,大搞小城镇建设。放眼全国,的确呈现出一片轰轰烈烈城市化的态势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中国西北地区,生态环境脆弱、经济底子差、人口稀少,但有些城市,凭借眼前的自然资源优势,在老城周围肆意扩建新城,无限制地扩大城市面积;新城的雏形虽然有

了,可是,新城区因造价高昂,房价居高不下,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,缺少少那,就业机会有限,导致住进的人迹稀少,新城寂静一片,犹如“荒城”。

据官方公布的数据:“过去十年,中国总共消失了 90 万个自然村”,“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”。岂不知,“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,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”。

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,建设大、中、小城市,必然要挤占大量的土地,包括农民的耕地、住地,排挤农民的就业,减少粮食生产面积。民以食为天,我们是 13 亿人口的大国,一人一个口,天天要饭吃。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,当局不可不慎。

中国的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,就是城市文化模式大致雷同,其中包括城市的规划设计、市容市貌乃至产业结构都出现同质化趋势,可谓“千城一面”。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城市建设之大忌。

城市原本是一个地区富强、繁荣、文明的象征,如果不适当、有序、有效地建设,其后患无穷。

当今,中国的城市化,特别是对城市规模、豪华及高密度功能的追求,需要降温,不能让城市化、城镇化变成新一轮的大城市化,防

止人为造市、大造城市、造大城市、搞空城化。不要继续无度地浪费和破坏中国有限的资源。

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,一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优势,突出特点,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,弘扬时代精神,建设各具特色的城市。比如英国小城牛津,不到 10 万人,这在中国人眼里,可能算不上一座城市,但由于牛津大学的存在,而闻名天下。牛津市是学术和科学的殿堂,整座城市都时时刻刻处于浓郁的求知氛围之中。

西方有一种热门科学,叫“田园经济学”,又叫“田园资本主义”,主要讲的是大城市的弊端,城市中的富有阶层,纷纷外逃,落居郊外。

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多多借鉴“田园经济学”的理念和方法。应该多发展小城镇,提高小城镇建设的质量,因势利导、趋利避害,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,走集约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低碳化的新型道路。切勿贪大求全,应讲求小而精,精而美。

建设“美丽中国”的号角正在吹响,我们只有按科学规律,使得城市在发展中能真正保持天蓝、地绿、水净,使城市中的不同文化群体各得其所,人人都能过上舒适方便而又健康的生活,城市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美好的家园。

(来源:国家经济地理网)



7 月下旬,记者来到黑龙江鹤岗市和七台河市两个正承受转型之痛的煤城,探究他们破解煤城转型难题的创新之举。

鹤岗煤炭开采已有百年历史。目前,全市范围煤炭可采储量大约在 25 亿吨左右,可开采期预计在 60 年至 80 年左右。煤炭收入占鹤岗财政约四成,全市一半是矿区人口,主要依靠发展煤炭精深加工和煤化工产业作为承载的转型经济。

培养接续产业,鹤岗在矿藏品类“移位”开发,趟出了一条煤城转型新路。

鹤岗市发改委主任武彦告诉记者,我们除了煤炭精深加工和煤化工产业外,石墨深加工就是鹤岗挖掘自身资源优势,进而“矿产移位”发展起来的替代产业。

鹤岗石墨储量居亚洲第一。鹤岗市的石墨产业正处在从粗加工逐步向深加工转型阶段。粗加工的石墨产品价格每吨不过 5000 元,而高纯石墨深加工产品每吨近 40 万元。尤其是将向石墨产业链高端产品——生产石墨烯发展,该产品在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复合材料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市场,一旦实现产业化其产值至少在万亿元以上。以石墨烯为转型新载体,带动上下游产业及相关业态的发展,吸引大批企业到鹤岗投资兴业,同时带动就业。

从目前情况看,煤城鹤岗从矿产品类“移位”转型还待进一步深入,向石墨产业链高端延伸,将石墨原料生产、技术研发、精深加工、市场销售等整合一体化发展,才能形成市场综合效应。

七台河市是煤城转型的又一个典型案例。2009 年,七台河就被国家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,去年全市煤及煤相关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90%,占全部税收的 73%,占城镇就业岗位 60%,“双轮驱动”让七台河走上转型之路。

记者在七台河鲁龙、龙洋、宝泰隆等煤化工企业都看到一张煤炭循环经济框架图,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这张图是工厂的生产流程:原煤经过炼焦后产生了煤气和煤焦油,其中煤气与从空气中分离出的氧气用于生产甲醇;煤焦油与甲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氢气用于制造轻质燃料油、石脑油和沥青;从空气中分离出的氮气用来干熄焦,干熄焦产生的蒸气则与洗煤产生的煤矸石、煤泥用于发电;电厂产出的粉煤灰作为建材的生产原料,余热用于住宅小区的供暖。这样一个循环生产工艺让煤炭市场价值提高至少 4 倍,以前最为头疼的碳化物、硫化物等污染物也被利用起来。

七台河在建和拟建的项目都把着眼点放在能否实现煤炭经济循环上,目前已经形成了煤炭—焦炭—化工、煤炭—电—建材两大煤炭精深加工产业链。全市正在全面推进以优质焦煤、优质焦炭、煤化工、电力、新型建材五大基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煤电化基地建设。

七台河除了煤炭并无其他替代矿产资源可利用,而且区域面积较小,发展空间有限。这也迫使七台河将另一个轮子定位在发展木制品加工产业上,走出一条“借木代煤”煤城转型发展路子。

七台河市位于黑龙江东部中心地带,与牡丹江、佳木斯、鸡西、绥芬河等城市距离在 2 小时经济圈内,而这些城市具有较为丰富的林木资源和边贸口岸。七台河正是看准自身的区位优势,巧借其他区域的林木资源发展木制品加工产业。

为引导七台河木制品产业加速发展,七台河市规划建设总投资 25 亿元的木制品园区,园区将包括产品展示、木制品加工、木材交易市场、物流中心等。园区建成后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10 亿元,上缴利税 1.5 亿元,并可以直接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,使原来的“矿工”摇身一变成“木工”。

目前,七台河市木制品加工企业已经从最初的 50 余户发展到 100 余户,扶持培育了双叶实木家具、森帝橡木家具、家和实木门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。全市木制品经济总量占全市非煤工业经济总量的 20%,是替代产业中基础最好、发展最快的产业。

七台河的木制品加工产业之所以发展得好,是他们将周边地区木材和境外木材“巧借”到七台河,加工后再将成品返销到周边地区和境外。一进一出看似不起眼,但利润却是成倍增加。尤其是近年来周边地市棚户区改造、小城镇建设、保障房建设等项目的实施,使七台河的木材加工业获利颇丰。继以木代煤后,七台河正在积极谋划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,使之成为继木材加工业之后的又一转型载体。

(来源:国家经济地理网)

黑龙江：从「一业独大」到「多业并举」